穀梁大義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四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楚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元和顧廣圻攷證公羊釋文云伯莒左氏作柏舉廣圻按今穀梁經作柏舉字後人改也此正未誤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穀梁傳所謂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卽此事漢書向本傳云徵受穀梁又云持穀梁義公羊傳妻楚王之母也

述曰闕

卷七孽嬖魯莊哀姜　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此穀梁義也公羊亦同左氏傳不載　哀

姜驕淫通于二叔（漢書五行志同亦穀梁義也何休注公羊亦同與左氏傳微異）

述曰闕

晉獻驪姬（穀梁傳作麗他書或作孋實一字也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獻公伐孋戎（此用國語文穀梁云伐虢）生奚齊卓子（穀梁傳文）欲立奚齊乃與弟謀（女弟也內外傳其娣生卓子）歸福于絳（穀梁國語同左傳作歸胙）地墳（穀梁作賁范甯注沸起也）入自明（穀梁傳此何重）遂自經（穀梁云刎頸而死說苑立節云伏劍國語云雉經左氏傳云縊呂覽上德云遂以劍死）

述曰闕

陳女夏姬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藝文類聚三十五引以字上多或裝其幡一句并注云蔽膝蔽圻案穀梁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戲於朝此傳必是本有此一句經後人但知左氏傳衷其祖服者刪去之也）

述曰闕

王充論衡卷四書虛篇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

述曰漢書地理志言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班固亦穀梁家而所言如此特襄桓二公異同不可謂穀梁家無此說也

卷五感虛篇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

哭泣之聲治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阻矣壞阻水流竟注東去

述曰闕

卷八儒增篇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塗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述曰仲任不知古書有甚言形容之例故有此說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正謂此類固哉仲任之論駮也

十五明雩篇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

述曰闕

又順鼓篇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　公羊高不能實道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堂生仲舒未死將難之

述曰穀梁傳云救水所以鼓眾則不致仲任之駁矣

十八自然篇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

述曰闕

二十八正說篇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

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經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也

述曰如仲任駮則是謂春秋無書法也謬識

二十九

案書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述曰闕

白虎通一卷

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盧文弨校本云通典載許慎五

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然則

此所引者穀梁說也

述曰　闕

卷二　三軍篇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述曰　闕

卷三　巡狩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盧校舊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今案莊二十九年傳補正）

述曰　闕

卷四　嫁娶篇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

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 盧校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公十有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逸曰 闕

盧校鬭文田獵篇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左氏傳隱五年正義 御覽八百三十二

逸曰 闕

徐堅初學記卷一雷事敘事 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

逸曰 闕

十四婚姻事對結帨 施鞶 春秋穀梁傳曰女嫁諸母施鞶紳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曰鞶佩囊

也紳帶也諸毋爲施佩帶又戒之也

述曰今穀梁傳本桓二年作諸毋般申之曰紳作申又無戒字施字

又死喪事敘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又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

述曰 闕

十九長人對事 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述曰 闕

二十一經典事敘 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三禮通數亦謂之九經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

穀梁亦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穀梁傳有范甯集解

事四傳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
對　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

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
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

述曰七略所謂兩家者公羊穀梁所謂古文者左氏經傳也

或不二字何不同否

述曰　闕

二十二　刀敘事　孟勞　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

述曰　闕

二十六　肉敘事　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蓋社肉也

述曰今本定公十四年傳無蓋社肉也四字

又膰敘事　穀梁曰東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　闕

二十七五穀敘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荒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五穀皆熟爲有年

述曰闕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闕

卷八總載水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述曰闕

又河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

過過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云伯宗

述曰 闕

三十九 朝會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述曰 闕

五十三 奉使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述曰 闕

八十五　穀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述曰闕

九十三　馬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述曰闕

卷一百　螽穀梁傳曰兩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述曰闕

杜佑通典卷四　賦稅上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

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進曰

二十一　宰相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

進曰

四十三　大雩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常事不書書者皆為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遠近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載遵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旱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僅之甚為歌求之請

述曰闕

四十五 社稷亡國之社爲屋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爲廟屏滅

述曰滅字誤當作戒

又晉武帝太康九年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本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

述曰闕

四十七 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

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士一廟尙書咸有一德日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述曰闕

又宋明帝太始二年詔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其祭使有司行禮虞龢議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禮

述曰闕

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

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江熙又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

述曰闕

又開元三年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述曰闕

五十三　宋太常丞朱膺之議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

述曰闕

五十五　告禮徐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特牲在滌三月

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遇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之知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述曰闕

五十八 天子納妃后東晉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

后江左又無儀注

述曰闕

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幾議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泆也

述曰闕

又嫁娶時月議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

時不書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末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

述曰此以春秋證毛詩義亦未當春秋所書王侯之禮詩箋所約庶人之制也

七十二 天子崇所生母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

述曰闕

又諸侯崇所生母杜佑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為夫身為國君而母

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

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

述曰闕

又追錫命議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

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

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議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

也

述曰闕

七十

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者[illegible]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為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也葛或為罽槷五結反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表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掛者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役掩禽旅掩取眾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左膘而射達于右腢為上等腢髀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二為賓客謂射右耳為次等三為充君之庖謂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述曰闕

七十八 天子合朔伐鼓周制日有蝕之天子置五麾陳五鼓五兵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鬭

述曰闕

八十 奔大喪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周道尙明無嫌于不往

述曰闕

又東晉尙書僕射順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故不弔也

述曰 闕

又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東晉僕射江𧶜議魯躋僖公春秋所譏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

述曰 闕

八十一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 宋庾蔚之議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爲通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

述曰 闕

一百 喪遇閏月議 東晉散騎常侍鄭襲議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議者引尉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　尚書左丞戴謐議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又云喪以月數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先儒舊說竝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　齊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述曰闕

一百改葬服議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

二

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堯稱公寡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爲交神明者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所以釋緦

述曰闕

文苑英華四百七十五明經諸經策問七道穀梁第六問五經同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襃貶漢廷尙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傷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雨奚變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正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衞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誅乃甚

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

是何師諸儒待問一爲酬釋

述曰闕

又四百七十六權德輿策問明經八道穀梁傳第七道問褒貶之書宣父約

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曰稱

夜食頗近迂異徵乖盼之修聘聚纂觚之方言晉大夫奚侯

於偕行衛公子遺名其天疾隱居擬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

未曰申邪甯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博集作傳尸子沈子復

何爲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

述曰闕

又權德輿明經策問七道穀梁傳第六道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

□□□□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同乎他人嘗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從

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韋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何義所謂失於短凡厥師授爲予明之

述曰闕

六百十一　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憲宗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遂皆泥　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

述曰闕

七百十二　六王方慶明堂告朔議聖歷元年春秋文公十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

述曰闕

又張齊賢議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一無此字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

述曰闕

七百六十三　岑文本定宗廟議貞觀九年　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爲然

述曰闕

七百六十七　韓愈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四終

江陰馬鈞校
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五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日蝕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

述曰闕

卷五星穀梁傳曰列星曰恆星亦曰經星恆經皆常也

述曰闕

卷十雨穀梁傳曰春正月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

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不雨民之至憂也閔憂六月雨者喜雨也

述曰闕

十三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闕

又霹靂穀梁傳曰疾雷爲霆蜺謂忽雷爲霹靂

述曰闕

十四雹穀梁傳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述曰闕

十七閏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故附月之餘日者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述曰　闕

十八　春上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紓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無冰時燠也

述曰　闕

二十一　夏上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夏田曰苗四爲苗稼除害故曰苗

述曰　闕

三十五　豐稔穀梁傳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穀大熟

述曰　闕

又凶荒穀梁傳曰一穀不熟謂之歉歉食不足二穀不熟謂之饑三穀不熟謂之饉

述曰闕

四十 梁山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之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伯宗如之何

述曰闕

五十七 原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六十一 決塞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作伯宗

述曰闕

一百四十七　太子二　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非正庾信注曰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玉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舊未爲使世子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非禮之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

內爲失正矣內爲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

是放命也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正是當不義則爭之

述曰庾信疑麋信之譌說見經師攷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偃師哀公子所謂悼太子者也哀公愛其世子

留託之招哀公有疾招殺在昭元年

殺太子偃師而立留穀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

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二也二副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哀公使招至於殺之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七 邑附穀梁傳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述曰闕

一百八十七 柱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述曰闕

一百八十八 椽穀梁傳曰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

爲諸侯之稱劉之譽之大夫劉之士劉本刻稱非正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一 廢穀梁傳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延廐者法廐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

述曰闕

一百九十二 城上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明己無罪

述曰闕

二百七十 敘兵上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不死

述曰 闕

三百六 出師穀梁日甲午治兵出日治兵習戰入日振旅習戰也

述曰 闕

三百七 會兵穀梁日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述曰 闕

三百十一 請戰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述曰 闕

三百二十五 乞師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述曰 闕

又擒獲上穀梁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述曰闕

三百三十四　戎車穀梁曰趙盾長轂五此下脫百乘二字　緜地千里

述曰文十有四年文

三百四十一　麾穀梁云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

述曰闕

三百四十五　刀上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述曰闕

三百四十七 弓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述曰 闕

三百四十九 箭上 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 偏當爲敎鏃矢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述曰 闕

三百五十 彈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 暴戲暴之也

述曰 闕

三百六十五 肩 穀梁傳曰長狄三人遞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 闕

三百六十六 耳 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

長之治大臣背叛

述曰闕

三百七十二　足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三　髮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避蛟龍也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七　長絕域人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三百九十一 笑穀梁傳成公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傴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傴者御傴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述曰 闕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麋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 闕

四百三十九 貞女上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

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述曰 闕

四百四 師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 闕

四百五十一 諫諍一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述曰闕

四百八十 誓盟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 訖止 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述曰闕

又襄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述曰闕

五百一十四 又曰兄弟天倫 兄前弟後天之倫次

述曰此穀梁隱元年傳文及范甯注作又曰者誤也

五百一十九 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誡之曰謹愼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愼從汝姑之言諸毋鞶紳誡之曰

謹愼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述曰闕

五百卅五 祭禮中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述曰闕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免牲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述曰闕

五百卅七 郊丘穀梁傳宣公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鼷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危辭也角者兵之象故給養不謹敬鬼神不享故緩也傷自卜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述曰闕

五百卌一　宗廟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禰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述曰闕

五百卌九　贄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羣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棗取其早自齊莊栗取其敬栗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整）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為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也

述曰闕

五百四十三 揖穀梁傳昭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君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述曰闕

五百四十八 死穀梁傳隱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也

述曰闕

五百五十 賵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賵 賻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賻 賻、助歸生者賻 襚穀梁傳隱公曰衣衾曰襚

述曰闕

六百八 敘經典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述曰闕

六百十 春秋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

述曰闕

六百十三 教學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者也就師問方

而心不適師之罪也

述曰闕

六百二十七 賦斂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述曰闕

六百四十九 鞭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尊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伯尊曰君爲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其若之何伯尊由悉問焉悉至疑從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祀焉斯流矣

述曰今本作伯尊由忠問焉范甯注云用忠誠之心問之

六百八十四 總敘冠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述曰闕

六百八十六 弁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述曰闕

六百八十九 屨穀梁傳曰公弟叔肸其曰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織屨而食終日案日當作身不食宣公之食

述曰闕

七百三十八 疾病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孫良父眇

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

述曰闕

七百四十　偃僂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僂者御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跛躄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述曰闕

七百五十六　鼎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太廟郜鼎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

述曰闕

六十二　杵臼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春粢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述曰今本莊二十有五年傳作士擊析范注析兩木相擊

七十二　車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會而不用兵伐也

述曰闕

七十四　輦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述曰闕

七十五　輪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殺之疋馬奇輪無反者

述曰闕

七十六 穀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述曰闕

九十九 北狄 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八百四 玉 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述曰闕

八百六 圭 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玉玉者制圭也

述曰今本作寶玉者封圭也范注始封之圭亦誤禮明堂位云封父圭公羊作制璋也

八百廿一 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 古者田什一而藉言借民力而爲公耕一謂之什一而稅 初稅非正也

述曰闕

八百廿二 耕穀梁傳成公曰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欲以利其戎車

述曰闕

八百廿九 舂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述曰闕

八百三十一 獵穀梁傳昭公曰秋蒐于紅正也捜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八百三十七 穀穀梁傳曰襄公二十四年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荒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述曰闕

八百四十 粟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述曰闕

八百六十二 脯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闕

八百六十三 肉穀梁傳定公曰天王使石尙來歸脤脤者何也俎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

述曰闕

八百七十七 告徵部雨螽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述曰 闕

八百七十八 雪五行志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婚於同姓董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殺之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弒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霜漢書五行志曰僖公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卿皆爲亂矣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出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

述曰闕

八百八十　地震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爲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臣下强盛將動爲害　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三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莒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述曰闕

八百九十三　馬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而藏外府取中廄藏外廄也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長矣

述曰 闕

九百八十 蟲豸部 短狐 穀梁傳莊公曰秋有蜮一有一無曰有（言不常有）

蜮射人者也（今短狐是也射人爲疾左傳同）

述曰 闕

九百七十六 茶部 韭 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蔥韭盡取焉

述曰 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五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六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八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玉海卷二漢劉向言域分地理志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一作域分今著于篇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參之分壄也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氐之分壄也陳本太昊之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壄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分也燕地尾箕之分壄也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

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埜也魯地奎婁之分埜也宋地房心
之分埜也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楚地翼軫之分埜也吳
地斗分埜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也
述曰劉向漢人其分星野以三晉及秦爲域者向學出自穀
梁於此徵信穀梁子爲六國時人其傳在公羊之前久矣

十二議時令 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告廟
以羊天子以十二月朔政告于諸侯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
因朔於廟 唐會要開上洧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
朔之事 張齊賢議案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
月則天子告朔矣 穀梁傳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
天下

十六古帝王梁都　穀梁疏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

述曰闕

十八漢春秋三史地名　續志錄春秋三吏會同征伐地名　劉昭注於河南郡引左傳者三十八若夫野澤觀魚臺丹徒之引春秋梁山沙鹿之引公穀不可勝紀

述曰闕

三十祥符讀十一經詩　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　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又作讀十九作史詩賜羣臣屬和　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於

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

禧元年二月辛未

述曰闕

四十七　穀梁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上尊天時紀正
編年　紀傳表志之體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晉荀悅爲漢紀復編年之體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人事司馬遷爲

述曰闕

六十七　春秋莊二十年書肆大眚范甯曰有時而用非經國之
赦宥

常制

述曰闕

七十六　穀梁傳何栗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
耕籍

夫人三宮

述曰闕

一百三 鼓 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述曰闕

一百二十二 周太宰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注甸師掌田之官

述曰闕

一百二十五 周盟府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非屢盟

述曰闕

一百三十六 周六軍 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穀梁以為丘作甲以農為工公羊注陰使丘民作鎧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 講武田獵 王制疏案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休云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一曰乾豆之等　左傳疏公羊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云云雖名通義義不通　賈誼新書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畱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　穀梁傳昭八年秋大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

防閭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餘與士衆習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周武王戎弓　穀梁傳定八年冬月大弓者武王之戎弓注武王征伐之弓　寳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周公受賜藏之魯　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魯寳刀　穀梁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麗獲莒挐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述曰闕

又周五兵五盾 穀梁傳五兵注矛戟鉞楯弓矢

述曰闕

一百八十四周御廩 春秋威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說苑魏文侯有御廩　晉志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庾春秋所謂御廩也

述曰闕

唐類函卷自穀梁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一日四帖外壞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者其壤入於內又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注今日闕損不知壤所在必有物食之

述曰闕

卷六陰陽白帖三合生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得生閏二白帖附日

之餘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於月也

述曰闕

十一澇白帖災水穀梁災桓元年爲大豐稔二白帖五穀皆熟爲有年凶荒

一北堂書鈔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

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並穀梁傳

述曰闕

十七冰三白帖時燠公羊冬無冰時燠也

述曰此桓十有四年穀梁傳文公羊則云何以書記異也又

成元年襄二十有四年無冰公羊皆無時燠之文此冬字誤

當作春公羊字誤當作穀梁

二十六帝王部六 責躬 北堂書鈔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 穀梁傳 務農 北堂書鈔 天子親耕 穀梁 誡懼二 北堂書鈔 不親小事 穀梁 七二十 霸 北堂書鈔 衣裳之會十有一 穀梁傳 九二十 公主三 白帖 築館於魯 春秋

述曰闕

六十五 政術部三 禁令 北堂書鈔 所存者命 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述曰宣十四年傳文

六十七 政術部五 求糴 白帖 正也 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無外交 私行也 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牲為內諱故不得使使若私行

述曰闕

六十
八
政術部六弊政一 北堂書鈔 厭政以甚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以甚矣

貪𣝗 北堂書鈔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爲已悉矣財盡則怨力盡則對

述曰闕

七十
一
政術部九貢獻二 北堂書鈔 獻其所有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述曰闕

七十五　政術部十三奉使四帖白　公子失禮　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

述曰闕

七十六　功勳總載二帖白　尸大　穀梁云臣不尸大功注尸主也

述曰闕

八十四　蒐狩一帖白　穀梁曰秋蒐于紅以習戎事　蒐狩三北堂書鈔　過防不逐面傷不獻　穀梁云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刈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述曰闕

八十九　宗廟三北堂書鈔　蒼楹黈楹　穀梁云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刻桓

宮桷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

又親割親舂

穀梁云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述曰 闕

九十

請雨三帖 白閔雨

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犧牲二帖 白尨牲

穀梁六月上甲始尨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尨治也

免牲

穀梁云免牲者緇衣玄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

展斛

傳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注展道雖盡角所以備災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也

述曰 闕

九十一

婚姻三 齊鈔 北堂

禮有四備

穀梁傳云公如齊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送姜于讙

穀梁傳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

逸曰　闕

九十二　異姓爲後　白帖　莒人滅鄫　莒鄫之外生以立爲後非其族類故云滅穀梁

逸曰　闕

九十三　唅　白帖　賵早含晚　賵以早含以晚

逸曰　闕

九十五　弔　三　白帖　魯人不弔　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賻賵　白帖　求賻非正　穀梁武氏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車馬貨財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喪凶事

逸曰　闕

九十八　舞　四　北堂書鈔　使舞幕下　穀梁傳云定公十年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　倡優　北堂

書鈔 得辭 穀梁傳曰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述曰闕

一百 春秋二 北堂書鈔 振王道 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幽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 詭辨之言 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傳信傳疑 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述曰闕

一百八 論兵二 北堂書鈔 善陳不鬥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鬥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不鬥善鬥不敗 善戰不死 穀梁傳云善戰者不死注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攻虛則不死

述曰闕

一百九　出獵三白帖　爭禽穀梁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而殺之　射中則得穀梁田而習射射中而田不得禽則得禽不中而田得禽則不得禽貴仁義賤勇力　軍旅白帖　不士不分穀梁傳云不士其地不分其民

述曰　闕

百十一　守備二白帖　飾城請罪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注飾城者修守備　文有武備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兵以嚴終穀梁曰兵事以嚴終　陣一北堂書鈔　善師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師眾素嚴不須灑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不敢戰

述曰　闕

百十二　追帖白帖　不逐穀梁曰戰不逐奔　受降一北堂書鈔　誅不塡服注來服者不復塡厭之穀梁　獻捷一北堂書鈔　吳人楚穀梁傳云庚辰吳人楚曰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嗣注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無備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狎敵 帖白 乞師 帖白 重辭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救援 帖白 不救則恥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恥之 善敗 帖白 不亡 善敗者不亡

述曰 闕

一百十四 刀三 北堂書鈔 孟勞 穀梁傳云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弓三 北堂書鈔 天子之器 穀梁傳云偏弓鏃矢不出疆場注曰偏弓鏃矢皆天子之器也 周公受藏 穀梁傳曰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述曰 闕

二百廿五 麾 北堂書鈔 天子置五麾 穀梁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甲三 白帖 丘作非正 穀梁傳曰丘作甲非正丘作非正也古者有士有商有農

有工大甲非人人所能爲

述曰 闕

二百十六 禦邊一 北堂書鈔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 闕

一百十一 二 父子 白帖 子出父疏 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出父疏之也 訓子 白帖 不就師傅 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生子 白帖 綴帶 穀梁一人有子三人

綴帶

述曰 闕

一百十三 二 兄弟 白帖 天倫 公羊傳兄弟天倫也 童丱 白帖 羈貫 穀梁云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也

述曰 闕

一百三十八 諫四帖 白 造辟 穀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 對見帖曰造辟而言也 辟召 詭辭而出 詳諫

述曰述辟二句傳自論漏言之失耳非陽處父之言也此陽處父曰四字微誤又注辟君也此君作召亦誤 辟爲辟之誤見師說經義

述闕

一百三十二 疾二帖 白 廟不得入 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 利口 白帖 失言漏言 上漏其言下失其臣

述曰闕

一百三十三 中智 荀息論以璧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 遊覽二 白帖曰覘曰觀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述曰 闕

一百五十一 御 白帖 不失其馳 穀梁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

述曰 闕

一百五十五 城三 白帖 保民 穀梁曰城以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眾輒益城是無限極也

述曰 闕

一百五十八 倉廩 白帖 災 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穀梁

述曰 闕

一百六十一 換田 白帖 以璧假許 穀梁云鄭伯以璧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地相與 注許魯朝宿也

述曰闕

一百七十五 輸 北堂書鈔 奇輸無反 穀梁傳云晉與姜戎要而擊之匹馬奇輸無反者注奇隻也

軼 北堂書鈔 眉見軾 穀梁傳云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述曰闕

一百七十七 脯 北堂書鈔 藥脯以毒 穀梁傳云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祭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公遂殺申生

述曰闕

一百九十四 麟三白帖 引取 穀梁曰西狩獲麟引取之也注云麟自爲孔子來不爲魯脩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述曰闕

一百九牛十三白穀梁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者爲之十七帖南郊免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

逃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八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九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集部

文選卷一班孟堅兩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李善注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又歌九功舞八佾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述曰闕

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薛綜注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　卷三平子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注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又軌塵掩迹匪疾匪

徐李注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　又成禮三驅

一作驅　解罘伏候　放麟李注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

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述曰闕

卷六　左太沖魏都賦殷殷寰內繩繩八區劉淵林注春秋穀梁傳

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

爲寰　又振旅輷輷反旆悠悠劉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

事以嚴終也

述曰闕

卷九　楊子雲長楊賦適時以有年出兵李注穀梁傳曰有年五穀

皆熟爲有年

述曰闕

卷十潘安仁西征賦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李注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

又越安陵而無譏李注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

述曰闕

卷十一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舉世罕能登陟李注劉兆穀梁注曰槃盡也

述曰闕

卷十四顏延年赭白馬賦序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李注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

述曰闕

卷二十 沈休文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我皇秉至德李注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 又云揚旆九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述曰闕

卷二十一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注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闕

卷二十二 謝靈運登池上樓一首飛鴻響遠音李注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又離羣難處心李注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述曰闕

卷二十四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一首髣髴谷水陽李注穀梁傳曰水

北曰陽　又贈馮文熊一首驅馬大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
南曰陰　卷二十六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仲連擿海陰李注穀
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范彥龍贈張徐州謖一首此道今已
微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
甯曰逆者非卿也
述曰　闕
卷二十七王仲宣從軍詩第一首我君順時發李注穀梁傳曰葬我
君桓公
述曰　闕
卷二十八飲馬長城窟行振旅勞歸士李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
又劉越石扶風歌一首君子道微矣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

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

述曰闕

卷二十九棗道彥雜詩一首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李注穀梁傳曰水北曰陽　又張景陽雜詩第五首甌駱從祝髮李注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

述曰闕

卷三十一袁陽源倣古詩夕寐北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江文通雜體詩擬顏延之侍宴鷟望分寶隧李注穀梁傳曰寶內諸侯　又謝莊郊遊靜默鏡縣野李注穀梁傳曰縣地千里

述曰闕

卷三十八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李注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述曰闕

卷四十一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汚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廏之下乘也李注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廏置之外廏

述曰闕

卷四十三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師不踰時梁益肅清李注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又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値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李注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又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述曰闕

卷四十六陸士衡豪士賦序豈大名以冒道家之忌李注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述曰闕

卷四十八揚子雲劇秦美新云大茀經貫李注茀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

述曰闕

卷四十九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闕

卷五十二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

述曰本作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嵇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李注穀梁傳曰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亘山積陰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六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
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
注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
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又顏延年陶徵士誄織絇緯蕭以充
糧粒之費李注穀梁傳曰齊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
衛　又謝希逸宋孝武帝宣貴妃誄崇徽章而出寰甸李注

穀梁傳曰寶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逃曰出奔晉者非甯喜乃衞侯之弟專因甯喜誅而出奔晉

也

卷五十九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李注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　卷六十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俯擬天倫踊絕於地李注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　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李注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又謝惠連祭古冢文輸移北隍窀穸東麓李注穀梁傳林屬之於山爲麓

述曰闕

金廷棟文集石經穀梁傳攷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綱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案御覽引庾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例于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何法僖九年桓

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于實兩義十盈則更始以符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事顧本作竟上事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飾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諸長也成五年師羣臣而哭之師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

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甖二年三年同案甖與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甖之屬罌作甖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甖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之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案此盟皐鼬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與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圖言圖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案據傳文似

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國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顧木謂該字作郊字 案此鼷鼠食郊牛角小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予不忘三月卜郊志石經作志 此條顧本無 案志古文識字 周禮保章氏後鄭注 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 白虎通引作志 賢者識其大者 蔡邕石經作志 左氏傳以志吾過 僖二十有四年 且曰志 昭四年 歲聘以志業 昭十有三年 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予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 下何用弗受可以言弗受也何同 案弗者不之深者也 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

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者也

逵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七終

江陰馬鍚 鋁
丹徒陳慶年 校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三十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穀梁廢興源流

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漢書戾太子傳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

又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
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
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
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
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
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
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
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
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
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
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

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
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
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
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
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
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
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
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
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
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

光祿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

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又劉歆傳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密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不

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事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又陳元傳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又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
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
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又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尙書毛詩
穀梁春秋各一人
又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尙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
秋穀梁博士
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甯四年武帝初

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

又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

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
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
祖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
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
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
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
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
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
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

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淸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

徒相傳習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背文請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甯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澄與尚書令王儉書論之曰穀梁泰

元舊有糜信注顏延之益以范甯糜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糜儉答曰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糜略范牽由舊式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又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闕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

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遊道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則酬所問也

冊府六百四奏議門 唐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旣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竝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竝請帖十通五許其八策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新唐書歸崇敬傳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建議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故無施行者

冊府六百七刊校門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止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

玉海二百四十二祥符八年正月丁未上作穀梁詩三章賜羣臣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八終

江陰馮銘
丹徒陳慶年校